

汪紱《山海經存》中的民俗醫療 ——以〈五藏山經〉為中心*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汪紱《山海經存》的分類和前人不同，他將〈五藏山經〉分五卷，而原本的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大荒四經各自合併，共三卷，另外〈海內經〉殘卷也獨立一卷，一共九卷。汪紱又依經文內容，間有圖像。據跋者時慶萊所言，遺稿卷六、卷七已經散逸，是余家鼎、查美珂所補繪。

《山海經》中記載的病症很多，有皮膚腫疥、有耳聾、目眩或腹痛等等身體疾病，也有心理情緒的憂懼迷惑，甚至是求子或避孕的困擾，當然就有各種的解方，解方有佩戴在身體上，也有服食或塗抹的，動物植物一應俱全，其中不乏養顏美容聖品，甚至是招致愛悅的香草。

「憂」的情況在《山海經》出現得很多，能夠治療的靈物，或服食，或佩戴，或者像飼養朮朮獸才能解憂。如同畏、惑、迷一樣，憂是一種抽象的情緒，《山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MOST 106-2410-H-031-053-MY2）「清代《山海經》及其圖像研究——以吳任臣、汪紱、畢沅、與郝懿行為中心」之部分研究成果，曾於2019年8月韓國延世大學主辦「東亞各國民俗文化與口傳文學的交流及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承蒙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海經》寫抽象的情緒困擾多過實際的肉體病痛，而治療的方式更傾向於弗雷澤所提出來的「接觸巫術」或「模擬巫術」。汪紱時常以《本草綱目》的資料來討論《山海經》中的靈草，或許以為二者頗相似，可相比對。然而，《本草》的藥材，大多為中醫醫理上的療效，《山海經》中草木、鳥獸的療效，卻更近似於巫術的範疇。

汪紱《山海經存》一書有寄託抒懷的因素，與一般的儒學考據無關；而書中所含將近兩百幅左右的圖像，能完全凸顯他曾經身為景德鎮畫瓷工匠積累的功力與藝術成就，書中能治療憂懼、迷惑、癡愚或腫疥的各種鳥獸魚龜，汪紱都將之生動地刻劃出來，呈現奇幻迷離的民俗醫療氛圍。

關鍵詞：汪紱 《山海經存》 《山海經》 民俗醫療

汪紱《山海經存》中的民俗醫療

——以〈五藏山經〉為中心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汪紱（1692-1759），初名烜，字燦人，號雙池、重生，江西婺源人。清乾隆年初諸生，自幼天資聰穎，由母親江氏口授四書五經。《清史稿·儒林傳》稱：「紱自二十後，務博覽，著書十萬餘言，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書。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窮暢。」^①青年時代，家境貧寒，無以托身，只得到江西景德鎮畫瓷為生。根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記載，汪紱二十四歲之後，開始在福建、安徽等地坐館教讀。一生不事舉業，完全依靠著書立說、傳道授業為生。^②

汪紱很多書稿生前都未刊行，身後由其傳人保存其書，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才有石印本刊印。檢索汪紱留下的著述，包括：《六禮或問》、《樂經或問》、《琴譜》、《四書詮義》、《詩經詮義》、《書經詮義》、《易經詮義》、《禮記章句》、《孝經章句》、《樂經律呂通解》、《春秋集傳》、《醫林纂要探源》等。^③其研究以經學為主，有趣的是，他還將研究的觸角延伸到醫學

①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4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0，頁13152。

②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51-152。

③ 同前註，頁152。

的領域。

汪紱《山海經存》分類和前人不同，〈五藏山經〉五卷，〈海外四經〉一卷、〈海內四經〉一卷、〈大荒四經〉一卷，而〈海內經〉的殘卷也獨立一卷，一共九卷。汪紱又依經文內容，間有圖像。卷後另附時慶萊（1846--?）所寫跋文，跋文裡提到，《山海經存》手稿與未刻遺書二十餘種，藏於婺源余元遶家二百餘年，玄孫余家鼎與長安趙展如共同募資刊印《山海經存》，此書才得以流傳後世。而遺稿卷六〈海外四經〉、卷七〈海內四經〉已經散逸，是余家鼎、查美珂所補繪。^④

汪紱《山海經存》是清代《山海經》研究的異數，而他的圖像繪製極富代表性，與所有的學者或繪者的殊異極大，一般人又忽略他的研究成果，是一個相當需要深入討論的個案。

《山海經存》成書一百多年後才刊印出版，書稿已然殘缺不全，此書完稿時間也無有定論。做跋的時慶萊認為此書是汪氏作於早期貧困時，「傭於江西景德鎮畫瓷，時方居喪，食蔬斷肉，市儕群訕侮之」。推測汪紱藉畫瓷之便畫《山海經》圖，又可排遣鬱悶。

陳連山則認為汪紱的《山海經存》應當為後期的著作，因為汪紱自言：「三十以後，盡焚其雜著數百萬言……」既然《山海經存》留下來了，當為三十後的著作，而此書引用多種圖書，恐怕不是一個貧困的畫瓷工人所能負擔。^⑤的確，汪紱似乎將他畫瓷的功力施展在圖繪《山海經》上，他親手繪製將近三四百幅鳥獸蟲魚插圖，與他的注釋理念結合，這是難得一見的情況。

《山海經》內容時常提及疾病與治療的內容，對此，伊藤清司將這些具有神異療效的鳥獸草木視為「山川的餽贈」，援引世界各地的人類學調查資料加以討論。^⑥學者提到，明代中晚期以後，中國的醫學出版出現盛況，醫學思潮也開始廣

^④（清）汪紱：《山海經存》（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影印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石印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6-7卷）。跋文作者為時慶萊，字蓬仙，號北山，江蘇儀徵人，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74），二甲進士。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誤為時曼成，後來徵引者也作時曼成。

^⑤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154。

^⑥（日）伊藤清司著，劉暉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泛流傳在富裕而都市化的江南地區。^⑦而到清中葉，仍持續有醫學書籍的出版，汪紱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即離世前一年完成的《醫林纂要探源》^⑧就是其中之一。

《醫林纂要探源》共分十卷，討論包括醫源、藥性、方劑三部分。趙展如稱此書「論藥性，其精要可以作日用飲食之經；闡釋方劑，其明達可宣君臣佐使之義……首卷提綱挈領，將人身之臟腑脈絡，天時之氣運化機，苦為晰列，略涉其門，即知生所由養，疾所由慎，誠所謂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亦胞與施濟之一端也。」^⑨此書原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不久遭逢戰亂，板刻遭焚，目前所見《醫林纂要探源》大都為光緒本。^⑩

伊藤清司討論《山海經》中的藥物，其取材全為〈五藏山經〉。呂子方討論《山海經》的醫藥，歸納出《山海經》中的藥物分為動、植、礦物三類，其中，鳥有 25 種，獸有 15 種，魚有 26 種、龜有 3 種，草木本植物有 48 種。《山海經》對藥物的形狀及產地、療效描述詳細，功能近似於《本草》。^⑪值得注意的是，呂子方的取材也全在〈五藏山經〉。

本文以〈五藏山經〉為討論中心，不僅因為《山海經存》〈海經〉部分大量佚失，也因為經文體系的緣故。因此，本文以《山海經存》的〈五藏山經〉為主，討論汪紱對其中民俗醫療的詮釋與理解，及其親手所繪的鳥獸插圖特色。

張珣曾對「民俗醫療」一詞提出較精準的定義，指非西方科學的所自行發展出來的一套固定完整的信仰與行為，包括對疾病的認知、命名、分類、病因解釋、治療、預防等過程，著重「一般俗民大眾不成文的、口耳相傳的、非專業性的醫

⑦ 韓嵩：〈北攻伐，南保養——明代醫學的風土觀〉，收於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頁203。

⑧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影印光緒二十三年江蘇書局刊本，《叢書集成三編》第100冊）。

⑨ （清）趙展如：〈重刊《醫林纂要探源》序〉，同前註，頁188。

⑩ 江凌圳：〈《醫林纂要探源》版本考證〉，《浙江中醫雜誌》第51卷第1期（2016年1月），頁67-68。

⑪ 呂子方：《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74-80。

療知識和行爲」。¹²

《五藏山經》中屢屢出現疾病的治療與巫術除魅的描寫，主要可以分爲幾類，有關於皮膚的，有關於耳目器官的，有關於各種情緒的，或者是與愛悅、生育相關的，汪紱對經文中疾病的討論大致有兩方面：兼具傳統中醫的醫理與民俗醫療非專業性的成分。而有些動植物在《五藏山經》中並未論及與疾病醫療相關的，汪紱也鉅細靡遺地解釋外形與分布地點，最重要地是說明其藥效，可見作者對醫藥的研究興趣不容忽略。

二、腫、痔與癰疥等皮膚病

《五藏山經》中提到關於皮膚的問題不少，包括了癭、腫疾、瘡、痔、疥、墊、底等等。

（一）癭、腫與痔

「癭」這樣的症狀就屢見不鮮，〈西山經之首〉中出現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汪紱曰：

杜衡今名馬蹄香，其葉圓而缺後，形如馬蹄，其香味亂細辛，帶此草令人便馬，又治癭瘤也。或曰馬食之而健走也。¹³

郝懿行《箋疏》則徵引典籍說明：「《說文》云，癭，頸瘤也。《淮南子·墜形訓》云，險阻氣多癭。」¹⁴「癭」是一種瘤，是一種險阻氣的頸瘤，而這樣的癭瘤

¹² 張珣：〈「醫病也醫命」：民俗宗教的醫療行為及其概念〉，《臺灣文獻》第 62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104。

¹³ （清）汪紱：《山海經存》（成都：巴蜀書社，2019 年，影印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石印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 2 輯第 12 冊），頁 11。本文引用《山海經存》皆本此，僅於引文後標明冊數、頁碼，除有必要不另作註。

¹⁴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9 年，影印清嘉慶年間刻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 2 輯第 5 冊），頁 285。本文引用《箋疏》皆本此，僅於引文後標明冊數、頁碼，除有必要不另作註。

可藉由佩帶杜衡草得到治療，這種民間熟悉的馬蹄香似乎是有民俗療效的，馬吃了都可以跑得快的植物似無異興奮劑，又能治頸瘤，簡直太神奇了。

《博物志》也提到，山居之民多癭。可見早期山居的百姓是會常有這種「癭」病的，〈中山經之首〉也有這樣的說法，有獸「其名曰鼈，食之已癭。」吃動物的肉有療效，有草「名曰無條，服之不癭。」無條草則可能是佩帶，也可能是服用，反正都是可以治癭瘤的。〈西山經之首〉又有數斯鳥，「食之已癭」。郭注：或作癩。

汪紱也同意郭注，他說「癭或作癩」。古人似乎也認知到有癩癩病的。然而，不論是癭瘤或癩癩，要吃有人腳的數斯鳥來治療，應該都是一種民俗療法或巫術效果了。

除了「癭」，腫與痔的病症也常常出現。〈南次三經〉還有可以治腫疾的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王崇慶云：「瞿如異鳥，虎蛟疑亦惡蛟。此曰食之不腫，可以已痔，是虎蛟亦可致矣。」¹⁵汪紱曰：「虎蛟，為虎頭鮫之類，南海多有之。」（第 11 冊，頁 495）郝懿行則曰：「《說文》云，腫，癰也。」（頁 265）

與其他注家相比，汪紱強調的是南海有這種虎頭鮫，卻未明言腫為何病，也未明言其療效。汪紱《醫林纂要探源》的說法或可作為補充，《醫林纂要》提及「鮫鯨」，注云：「出南海，類不一。虎頭鮫最大，皮有沙，須剝去乃可食。小者皮可飾刀劍鞘，骨脆軟，髻翹味尤美。」，功效能「消腫去瘀」。¹⁶

〈南山經〉的鱧魚可以治腫疾：

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鮓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鱧，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

¹⁵（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影印明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2輯第8冊），頁522。本文引用《釋義》皆本此，僅於引文後標明冊數、頁碼，除有必要不另作註。

¹⁶（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298。

汪注：腫是足病。吳任臣圖本的繪製，較貼近《山海經》的原文，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蛇尾、獸頭牛耳、有翼的形象。汪紱所畫的鯪魚雖有長尾，但仍偏向寫實，通體鱗片，有兩對鰭足及特別碩大的魚頭，無羽翼。有趣的是，經云「鯪魚陵居」，似是一種在地面上活動的魚，但汪本卻特意在鯪魚身下以線條勾勒水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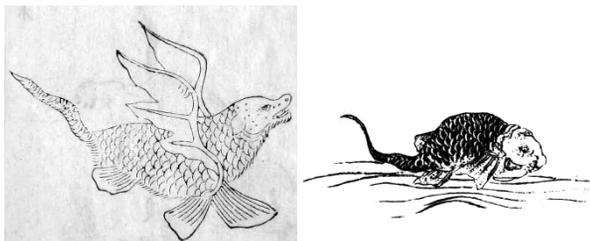


圖 1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中次十一經〉豐山上多羊桃，可以為皮張。汪紱反駁皮張是腫疾：

羊桃，萋楚也，又名姚苳，子如桃而小，中有陷痕如小麥，其枝莖略方如荊，其枝繁而莖弱，其皮柔韌，橫截而脫之成圈，可以箍物，亦可飾弓，故曰可以為皮張，謂以皮飾弓外體也。俗名樺桃，李時珍以此為藤梨、獼猴桃，誤也。藤梨亦有羊桃之名，然蔓生大葉，絕非其類。陸氏草木狀之說亦混，郭注云可治皮腫起，亦誤。（第 12 冊，頁 270）

汪紱常常提到動物或植物的知識，或來自個人生活經驗，是其博學且多聞的體現，在明清諸多注家中別開生面。

〈中次七經〉中有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汪紱注曰：「常州宜興之君山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目之龜，人言三足之鼈，食之殺人。故此特言食此龜者無大疾也。」（第 12 冊，頁 223）似乎吃這三足六目的龜能免掉許多的大病，可大病有哪些？汪紱似也未說清，不過起碼是可以治腫疾的。

〈中次十一經〉從水中也有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汪紱又說：「三足鼈一名能，相傳為鯀所化。然醫家言三足鼈食之殺人，而此云食之無蠱疫，豈

此以歧尾為不同邪？」（第 12 冊，頁 267）汪紱《醫林纂要探源》提及鼈的療效很多：

緩肝補心，滋陰和血，保肺潤燥。……鼈亦介蟲，補陰而色青入肝，故能清血分之熱，除淤散結，兼能清補肺金，長於治瘡。…古人有糖鼈湯，主鼈加生薑、沙糖食之，勿加鹽豉，以治瘡痢。¹⁷

前文提到〈南次三經〉吃了能夠「不腫」、「已痔」的虎蛟，郝懿行引用《說文》注解「已痔」曰：「《說文》云，痔，後病也。」（頁 265）看來說的是現在習稱的痔瘡了。

〈西山經之首〉有櫟鳥，「食之已痔」。吳任臣引《讀書考定》曰，肥遺已癘，雷櫟已痔。又引《事物紺珠》曰，雷櫟已痔，數斯已癘。《圖贊》曰：「有華無實，膏榮之樹。谿邊類狗，皮厭不蟲。黑文赤翁，鳥愈隱痔。」¹⁸看來或癘或痔或蟲都是古人大患，而他們也都找到自認為有療效的藥方。

〈中山經之首〉有很多飛魚，「食之已痔術」。汪紱注：「飛魚，蓋鮒之一種耳，言飛而不言有翼，其魚好超躍水而如飛也。今鯽魚亦能治痔止泄。鯽即鮒魚別名。」（第 12 冊，頁 182）飛魚鮒魚都能治痔瘡、治腹瀉，不知是否可信？大家常吃的鯽魚真有這種功能嗎？

（二）癬、疥、癰及騷臭

皮膚病大概是古人相當困擾的問題，《五藏山經》中記錄許多治療「癬」、「疥」的魚類、草木，如〈中山經之首〉的豪魚，可以治白癬，〈中次六經〉另一種脩辟魚，也是吃了能治白癬。

¹⁷（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 314。

¹⁸（清）吳任臣撰：《山海經廣注》（成都：巴蜀書社，2019 年，康熙年間刻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 2 輯第 1 冊），頁 437。本文使用之《廣注》皆本此，僅於引文後標明冊數、頁碼，除有必要不另作註。

汪紱說脩辟魚：「𧈧，蛙屬，此魚亦𧈧屬。癬，蟲圈瘡也。」（第12冊，頁214）疥、癬的毛病似乎很普遍。〈南山經之首〉的赤鱮，「食之不疥」；〈西山經之首〉有櫻柘木，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西山經之首〉另有黃藿草：

有草焉，其名曰黃藿，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花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肘。

郝疏：「此草浴疥可以去風痒。」（頁278）汪紱說：肘，是腫疾。（第12冊，頁7）

《山海經》提到「癰」的症狀，〈北山經之首〉的何羅魚，「食之已癰」。〈中次七經〉合水，多騰魚，食者不癰，可以為瘦。汪紱注曰：「鰕魚大口，有齒能嚼，有胃，大目，細鱗，鱗蒼黑文，居遠謂居水中眾流交會處也。瘦，癰屬，中之有痰有蟲者。」（第12冊，頁224）汪紱《醫林纂要探源》提到鰕魚性「溫」，「大頭巨口鋸齒，身方而短，鱗細如沙，文雜白黑，尾小無歧，鬚尖銳如刺，有十二髻骨，應十二月，閏則益刺。魚皆無胃，此獨有，尤健啖小魚。」能夠「健脾開胃，其肚可消骨鯁。」¹⁹

此外，〈中山之首〉另外提到了狀如龍骨的天嬰，「可以已瘞」。古代文獻如《史記》、《述異記》中，不乏發現龍骨的記載，伊藤清司認為，龍骨當是某種動物的化石，或是埋於土中某種巨大生物的骨骸，人們不明就裡，故以之為「龍骨」。《神農本草經》特別指出龍骨的療效能擊退老魅、精怪，驅除魑魅魍魎，並能治療頭痛、咳嗽。²⁰

〈西山經之首〉有羝羊，「其脂可以已腊」。汪紱注云：

羝音針，腊音昔。《爾雅》云，羊六尺為羝，又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一此羊也。腊，皮膚皸裂之病。（第12冊，頁3-4）

¹⁹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298。

²⁰ （日）伊藤清司著，劉擘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頁9。

郝懿行則云：「《說文》云，昔，乾肉也。籀文作腊，此借為皴腊之字，令人以羊脂療皴有驗。」（頁 271）

〈西山經之首〉有鳥焉，其名曰鵙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曝。汪紱注云：「鵙音彫，曝，叵駁反，黑雉也。曝，皮皴起之病。」（第 12 冊，頁 4）

〈南山經之首〉的麗鬻之水，多育沛，「佩之無瘕疾」。汪紱曰：「瘕，腹中病塊也。」（第 11 冊，頁 468）顯然育沛具有神奇的療效，不必內服外敷，只要佩戴於身上就能防範疾病。關於育沛，張步天認為即是玳瑁，而瘕疾是消化系統疾病。²¹可惜包括郭璞的歷來注家從未說明「育沛」何物？只有「未詳」二字而已。

〈北山經之首〉有一種鯀魚，能發出叱喝的聲音，並且能使食用者「不驕」。有趣的是，歷來的注家對「驕」字，有不同於「驕傲」的訓解，郭璞曰：「或作騷。騷，臭也。」汪紱注曰：「驕一作騷，臊同臭也，作騷為是。」郝懿行甚至直指「驕」指的便是「狐騷味」。（頁 345）

三、身體的傷損

《山海經存》中，特別著墨的病症包含癭瘤、腫疾、癬疥等等，提到「癬」為蟲圈瘡，「癘」為麻瘋病。相較而言，汪紱反而對多次出現的「耳聾」症狀無有說解，是特殊的現象。

（一）耳目之疾

汪紱屢屢對眼疾及治療眼疾的靈物提出說明，顯現出當時百姓頗為眼病所苦，甚至連〈中次七經〉「蒙木，服之不惑」，汪紱都聯想到能夠有益於眼疾的「蒙木」。（第 12 冊，頁 223）

《五藏山經》中，還提到關於失聰、眼疾的情況，以及心、腹及全身的病痛

²¹ 張步天：《山海經解（上）》（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1-12。

不適。

〈南山經之首〉有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爲底。」汪紱注曰：「山谷中有龜，其首如鷹，其尾如蛇，名曰鷹龜，與此桐似而未聞有聲。」汪紱又引李時珍的話：「廣中玳瑁，人相取其甲，鳴聲震地，或此龜也。卻以玳瑁亦龜類，其甲可飾器物，或此所謂可以爲底者也。」（第 11 冊，頁 470）汪紱《醫林纂要探源》記瑤瑁曰：「亦龜類，六足，肉可食，殼薄可飾器物。」²²汪紱強調玳瑁能飾物，是經文「爲底」的解釋，似乎忽略《本草綱目》所重視的藥物作用。汪紱還特別對旋龜的形象有仔細的描摹，相較於吳任臣圖本表現出旋龜的鳥首：尖喙、圓頭、頂上有冠羽；汪紱似乎更重視不同物種肢體、五官嫁接的合理性。汪紱圖本的旋龜有長長的蛇尾，但頭臉便如一般的龜鱉，鳥首的特徵並不突出。（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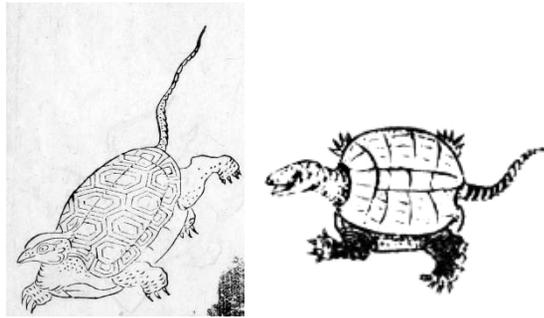


圖 2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實際上，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引用各種資料，陳述玳瑁的多種藥效：

玳瑁解毒清熱之功，同於犀角。

解蟲毒：生玳瑁磨濃汁，水服一盞即消。（楊氏《產乳》）

預解痘毒：遇行時服此，未發內消，已發稀少。用生玳瑁、生犀角各磨汁一合，和溫服半合，日三服，最良。（《靈苑方》）

²²（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 314。

痘瘡黑陷：乃心熱血凝也。用生玳瑁、生犀角同磨汁一合，入豬心血少許，紫草湯五匙，和勻，溫服。（聞人規《痘疹論》）

迎風目淚：乃心腎虛熱也。用生玳瑁、羚羊角各一兩，石燕子一雙，為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日一服。（《鴻飛集》）²³

〈西山經之首〉的文莖樹，果實如棗，「可以已聾」。〈中山經之首〉的彫棠樹，其果實「食之已聾」。汪紱對聽障似比較不在意，他對可以治療耳聾的植物都未有隻字片語。殷商的卜辭記載：「貞，耳疾有祟？」可見殷商時期，認為耳疾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因而必須透過佩戴、服用「巫物」，採取巫術來加以抗衡。伊藤清司提到，這樣的心理不僅在卜辭、《山海經》等早期的敘事文本中可見，唐宋一些醫書記載，把石龜尾巴陰乾，研成粉末，耳鳴時，把粉末塗於外耳道即可止鳴，而聽力減退時，把龜尿滴入耳穴中有特別療效。²⁴如此看來，龜與耳疾的聯繫似乎由來已久。

〈北次三經〉有鵠鵠鳥，「食之不瀟」。郭璞注云，「瀟與瞧同」，指的是視力衰退。汪紱襲用了郭璞的注解，又加以補充，汪注：「鵠音姑，鵠音習，瀟音醮。南方有鷓鴣，似雌雞而白文，北方無此鳥，恐非也。瀟，目瞬動也。」（第11冊，頁122）

〈西次四經〉的當扈鳥，則能夠「食之不眴目」。郝懿行案：《說文》云，旬或作眴，目搖也。（頁330）〈中山經之首〉另外還有與「視力」有關的蔞草，食用後「可以已瞽」。吳任臣《廣注》云：「瞽，目不明也，瞽叟號天瞽。」（頁433）汪紱注曰：「杏或作楷，蔞音托，瞽音盲。案，此蓋決明之屬，但決明葉不似杏楷。」（第12冊，頁68）

《本草綱目》中提到決明子有「益腎明目，每旦吞一匙，百日後夜見物光」，肯定決明子的療效。一直到現代，東亞地區仍然將決明子視為有益雙目的藥膳材

²³（明）李時珍著，劉銜如等校注：《本草綱目》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45卷，介類1，頁1657。

²⁴（日）伊藤清司，劉擘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頁84。

料。汪紱《醫林纂要探源》提到決明，稱馬蹄決明，記其形狀曰：「莖長而弱葉，左右夾枝如槐花，黃如鳥形。莢長細如菘豆，子蜜砌十餘粒，似豆，而形如馬蹄。」又云決明能「緩肝急，堅腎精，瀉邪水，養心神，明目。」²⁵然而，汪紱認為蔞草屬於決明之屬是否恰當，或有商榷的空間。《本草》中的藥材，大多中醫醫理上的療效，《山海經》中草木、鳥獸的療效，卻更近似於接觸巫術或交感巫術的範疇。

〈中山經之首〉緊接著又有獸，「狀如獸鼠而文題，其名曰羆，食之已瘿。」《廣注》云：「《集韻》曰，羆獸似鼠斑頭，食之明目。與此略異。《草木子》云：阻氣多瘿。」（頁434）汪紱則以為獸鼠皮可當裘，而羆獸是鯀化成的黃熊，是三足鼈：

獸音灰，羆音耐，或作熊。獸鼠，鼠類，色紫紺，淺毛，其皮可以裘。文題，其額上有文也。羆與熊通，說者云鯀化黃熊，入於羽淵。熊，三足鼈也，與此互異。（第12冊，頁180）

汪注完全未提及羆獸與明目有關，其實有益眼睛的尚有〈中次六經〉的鴝鵒，「服之不眵」，是有益於雙眼的靈物。汪紱注曰：「鴝音伶，鵒音腰。不眵，使人通明也。」（第12冊，頁211）《山海經》中具有「不眵」效能者，還有〈中次二經〉的「蠶蜮」，《廣注》曰：「程良孺曰，耳鼠不睬，蠶蜮不眵。」

（二）風寒暑濕之疾

〈北次二經〉的鷲鷓鳥（圖12），人面，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郭注鷲鷓曰：「鷲鷓之屬。」注「暍」則云：「中熱也，音謁。」《金匱要略》也特別說明因太陽而中暑為「暍」，是中醫的經典條文。²⁶汪紱依循郭注，另以時語加

²⁵（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272。

²⁶《金匱要略》第二卷有三條相關病症，「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第25條）；「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第26條）；「太陽

以補充：「鷲音般，鷲音冒，喝音謁。鷲鷲，鸛鷲之屬而大，今人謂之訓狐。又名隻狐，其目能夜察蚊虻而晝不見邱山，故宵飛晝伏。喝，中熱病也，今鸛鷲亦可治熱及頭風。」（第 12 冊，頁 110）汪紱所說的訓狐、隻狐，即是貓頭鷹。吳任臣本著意表現鷲鷲「人面」的形象，圖中的鷲鷲似有人的額頭與眼睛，是人臉與鳥嘴的嫁接型態；汪紱所繪的鷲鷲鳥則似就是一隻展翅俯衝的貓頭鷹，與其註解相互呼應。（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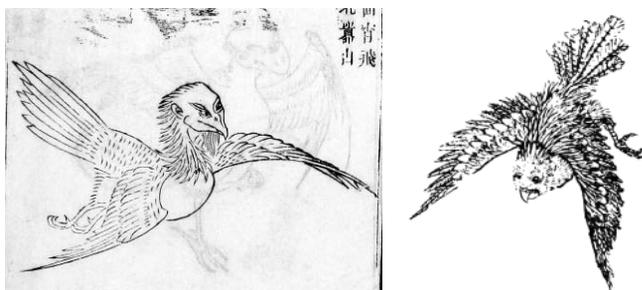


圖 3 左為《廣注》圖本，右為汪紱圖本

除了胸腹之疾以外，《五藏山經》提到了具有「已風」、「不風」妙用的靈草和靈獸，如〈北山經之首〉的鷓鴣鳥，「食之已風」。〈中山經之首〉有榮草，「食之已風」；另有一種獬豸，善馱犖，同樣也能使「食者不風」。

對於「風」的解釋，郭璞曰：「不畏天風」，說的或許是毀滅性的風災，而汪紱注曰：「獬音吝，馱音鞅，犖音奮，甲，鱗也。馱犖，跳躍跌撲也。不風，不畏風，或云無風疾也。」（第 12 冊，頁 266）汪紱對字音字形提出解釋，也補充了「不風」的郭璞注，認為「不風」指的也可能是「風疾」。

（三）癘病

〈西山經之首〉的薰草，「佩之可以已癘」。汪紱注曰：「薰草，蔥也。今

中喝，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第 27 條）。（漢）張仲景著，劉藹韻校注：《金匱要略校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58-61。

謂之零陵香，以今零陵多出此草也。蓋昔浮山亦出之。靡蕪，芎藭苗也，莖葉似芹而香……今人以五月五日佩諸香草以避邪穢，亦此可以已癘之意。」（第 12 冊，頁 8）

郝懿行案：「《說文》云，癘，惡疾也。或曰惡創者。《韓詩外傳》引《戰國策·楚策》云，癘雖癰腫痂疵，又云癘憐王，此注人字衍，主又王字之譌。所引韓子者，姦劫弑臣篇文也。與《外傳·楚策》同。」（頁 279）

〈西山經之首〉的肥遺鳥，「食之已癘，可以殺蟲。」郭璞曰：「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主。」汪紱以為，「癘，疫病也，或曰癩也。今麻瘋瘡也。」（第 12 冊，頁 7）似乎癘非單純邪穢。

余雲岫提到，癘有二義，其一即為癩，俗所謂麻瘋也，《太素》卷二十八〈諸風數類〉云：「癘者，營氣熱肘，期氣不精，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也，皮膚傷潰。」；其二為傳染病之通名，古今所謂「疫」也。²⁷

梁其姿指出，南宋以來，癩病漸被認為是南方風土病：一個是南方特殊的氣候與地理環境所孕育的身體有別於中土，另一個是特殊的、極陽的環境宜女不宜男。梁其姿還提到：「明末醫書作者不但認為癩病是廣東地區的風土病，而且這裡的氣候是『蠻夷氣候』」，「廣一地在此不一定確指廣東，而泛指概念上的未完全受漢文明染化的南方，不但習俗不同，氣候與人的體質均與中土不同。」²⁸

伊藤清司提到，五月五日用菖蒲水沐浴，把菖蒲葉貼在腹部或頭部以驅除邪氣、求得健康，這種習俗在日本一直保留到現在。²⁹《山海經》言及的藥物、巫物之中，能帶在身體和衣服上作為護身符、咒物使用的多達二十九種。³⁰茱萸能除穢避邪的記載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似乎《山海經》中有民俗療效的藥物與巫術在日本中國都屢見不鮮。

²⁷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臺北：自由出版社，1972年），頁 130。

²⁸ 梁其姿：〈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收於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頁 318。

²⁹ （日）伊藤清司著、劉擘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頁 79。

³⁰ 同前註，頁 114-115。

（四）臟腑之疾

〈西次三經〉還有一處提到了一種植物叫沙棠：「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若照字面的意思看來，禦水指的應是使人不怕水，郭璞注曰：「言體輕浮也。沙棠為木不可得沉。」郝懿行注引《文選·琴賦》注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頁 313）然而汪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汪紱以為：

棠，梨也。沙棠蓋亦梨之異種耳。禦水，使人不溺，舊說使人體輕浮也。又云，以其木為舟不沉也。古銘云：「安得沙棠，刻以為舟。沉彼滄海，以遨以遊。」李白詩云：「木蘭之枻沙棠舟」。然據此文，則其實言可以禦水腫之疾，且使人不多小便耳，溺當讀去聲也。（第 12 冊，頁 42）

汪紱的注解常獨樹一幟，似可見出他出自民間藝者的身份，有一種市井小民的口語解讀方式，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沙棠果實應為可禦水腫之疾，並能治療頻尿的毛病，他的理解與他人完全殊異。

〈西次三經〉猶有謹獸，「可以禦凶，服之已瘡。」汪紱曰：「黃瘡病也」。〈第 12 冊，頁 50〉〈西山經〉也有赤符而黑理的大瓜，「食之已瘡」。《說文》云，瘡，勞病也。疸，黃病也。^⑪可見黃疸病應在早期是普遍的。〈北山經之首〉鼉水「狀如鵠而十翼，鱗皆在羽端」的鰐鰐魚，「可以禦火，食之不瘡」。汪紱卻說，瘡，熱瘡疾，似乎與他之前的說法有異。（第 12 冊，頁 83）而〈中山經〉中的櫛瓜（第 12 冊，頁 215），「食之已瘡」。汪紱就說，瘡為寒熱疾。似乎有治黃疸病的瓜，也有治瘡疾的瓜。這些說法很合乎中國人食療的習慣。

對於鰐鰐，吳本與汪本都呈現一鳥首、魚身、十翅的異物。汪紱繪製《山海經》若干奇禽異獸時，似特別考量《山海經》敘事諸多跨物種肢體嫁接的合理性，

^⑪（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 年），頁 355。

將異獸鳥的部分特徵，在圖像中省略。對照而言，汪本的鰐鰐只有尖喙、羽毛細緻的鳥頭，背上則有四大一小，五對既像蝠又像蟲的翅膀，「鱗皆在羽端」的說法，則表現為翅翼的上側有魚鱗。（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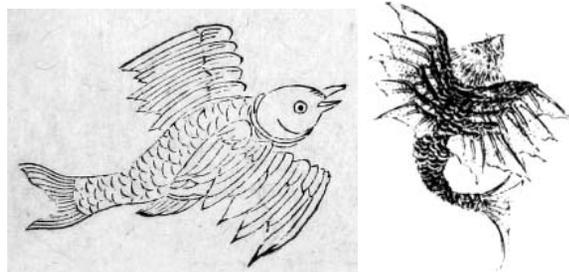


圖4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五藏山經》可治腹疾的藥方也不少，〈北山經之首〉有鬿鳥，「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衄」。〈中次七經〉有蓀草：「其狀如蓀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蓀，服之不夭，可以為腹病。」汪紱說：「蓀音狼，為猶治也，今蓀實亦能益壽，治腹疾。」（第12冊，頁228）這蓀實讓人想到現在大家普遍使用的黃蓀，相傳可以補血補氣，強腎，消腫利尿，一向都被當成中藥材中的必需品，吃了可以益壽似乎不足為怪。

還有〈中次七經〉服之不夭，可以治療腹病的「蓀草」。夭，郭璞注曰：「言壽盡也」吳任臣《廣注》云：

劉會孟曰：「柳州有不死草，如茅，食之令人多壽，即蓀類也。」《圖贊》曰：「大駝之山，爰有蓀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頁487）

汪紱則注解道，此草能益壽、治腹疾。

〈中次五經〉的馱鳥，「食之已墊」。王崇慶曰：「食之已墊，止昏墊也。」（第9冊，頁139）汪紱說，墊，下濕病。（第12冊，頁205）兩人的說法都讓人費解。

還有許多草木，《山海經》並未說明其效用，而汪紱特別補充。如〈中次五經〉升山之上的「寇脫」，汪紱注云：「寇脫草，其莖似荷莖，中白瓢。今人脫出以染采、作花勝，其入藥曰通草，能利水、通乳，又名通脫木。」（第 12 冊，頁 207）

《山海經》提到寇脫不只一處，〈中次九經〉熊山有穴，恆出神人，下啓而冬閉（……），其草多寇脫。汪紱注曰：寇脫，活脫，木中有白瓢，即今之通草也。（第 12 冊，頁 249）

另外，〈中次九經〉崂山多「葯、空奪」。郭璞注葯云，「即藟。」；空奪，郭璞注云：「即蛇皮脫也」汪紱注既引郭注，又有所補正。汪注：「葯即藟也；空奪即寇脫也，舊以為蛇蛻，非也。」（第 12 冊，頁 246）汪紱認為「空奪」就是「寇脫」，而非「蛇蛻」。蛇蛻就是蛇蛻下的皮，又名蛇殼、龍退、龍子衣等。

〈中次五經〉條谷之山，上有「璽冬」。汪紱云：

璽音門，璽冬一名滿冬，有二種，一曰麥璽冬，其葉如韭而黑勁大者，葉如山蘭，其根下結丸，光長輕脆而肉白，一種曰天璽冬，蔓生細葉如松蘿，根下亦結丸，似麥冬而大，皆入肺藥。（第 12 冊，頁 205-206）

即使現在，麥門冬與天門冬都是常見的中藥，都是入肺藥，汪紱所言不虛。

〈中山經〉猶有服者不厥、兼具「禦兵」效能的「牛傷」。汪注：「牛傷，牛棘也。此草遍體皆刺，牛且畏之。厥，氣逆病也。今人猶用其根為傷損藥。」（第 12 冊，頁 223）汪紱以為牛傷即牛棘，因其遍體皆刺，牛隻不敢碰觸而得名。汪紱未曾對牛傷「禦兵」的效能加以發揮，而是以草藥與之對應，說明牛傷具有的療傷效能。

四、心理、情緒的症狀

《五藏山經》中提到了許多不同的心理症狀，出現最多的是精神上的「蠱」、「惑」、「迷」，另外還有畏懼的情緒，甚至連類似夢魘的「眯」、「厭」等情

形，也屢見不鮮。

（一）蠱與惑

「蠱」的說法常見諸《五藏山經》，後世時常將「蠱」訓解作「迷惑」、「魅惑」，〈南山經〉記述「九尾狐」時，便提及了「蠱」的症狀：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叫聲如兒啼，會吃人的九尾狐，食用以後有「不蠱」的療效，能避免「蠱疾」的侵害。蠱有多重的意義，除指腹中蟲，或是行淫亂事所生之蟲以外，暴君死後亦化爲「蠱」。許慎偏重於將「蠱」視爲一種具有實體、危害生人的蟲，郭璞則強調「蠱」爲「蠱毒」，將「不蠱」訓解爲「不逢妖邪之氣」。

明代蔣應鎬繪本呈現的是處於山陵之間的九尾狐，狐口微張，狐身四周都以細小的線條表現；狐背上有倒生的毛，一路從頸部延伸到尾部，九尾高高舉起。吳本也針對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線條體現，整體更顯得柔軟，蓬鬆可愛；汪紱的九尾狐圖像似乎與蔣本的精神比較接近。（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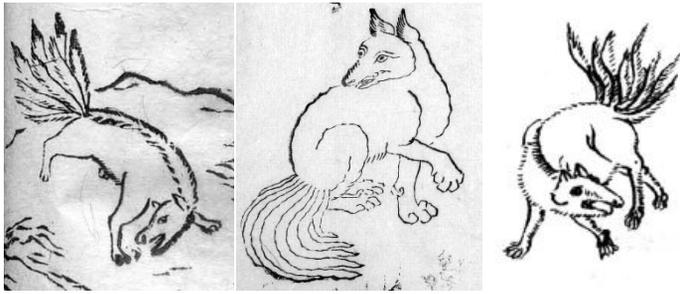


圖 5 左為明蔣應鎬繪本、中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汪紱對九尾狐的注解，與歷來的注家不同：

狐似犬而小前大後，本妖淫之獸。九尾之狐，即其老而異者，南方間嘗有之，能變化男女而淫人以致死，故曰能食人。食者不蠱，食其肉能辟邪媚

之惑也。（第 11 冊，頁 472）

他認為「蠱」既非「腹中蟲」，也無「妖邪氣」，其解釋傾向將「蠱」視為狐魅勾人吸取精氣的媚術；又說這是南方的情況，九尾狐是老而異者，不像狐狸精，倒讓人想起閩南民間故事中的虎姑婆。

「蠱」疾應當使古人感到非常困擾，《五藏山經》中多處提到草木鳥獸有對抗「蠱」的效用，〈西山經〉中有谿邊獸，「席其皮者不蠱」。

其他提到「蠱」的經文多在〈中山經〉，吃了可治蠱疾的鱒魚，又有亢木的果實也「食之不蠱」，三足鱉，「食之無蠱疫」。吳任臣《廣注》云：

《庚巳編》：太倉民得三足鱉，烹食畢，形化為血水。蘇頌云：三足鱉，食之殺人。《經》謂「食之無蠱疫」，而李時珍亦云「近有誤食無恙者」，說都不同，兩記之。（頁 481）

汪紱說：

三足鱉一名能。相傳為鯀所化，然醫家言三足鱉食之殺人，而此云食之無蠱疫，豈以此歧尾為不同邪？（第 12 冊，頁 267）

蠱在早期都被當成腹中蟲或腹病，而汪紱引之為「邪媚之惑」，似乎比較傾向於後來的說法，像是荊楚或苗疆的蠱毒。汪紱在〈南山經第一〉之下注：「所載大概皆南海以北，大江以南之山川。」包括現浙閩贛粵湘五省地，也涉及兩廣、貴州、雲南等地。梁其姿認為，有關「蠱」在明清時期被認為是嶺南地區特有的問題，是一特殊的歷史發展。士人多以蠱乃南方少數民族的法術。³²南方的士人汪紱應該十分熟悉這種「邪媚之惑」。

³² 梁其姿：〈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頁 318。

〈南山經之首〉又有與「迷」相關的說法：

南山經之首曰隴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之善走。

按照郭璞的注解，隴山上的祝餘草又名「柱茶」，食用後能讓人不感到飢餓；而佩戴「迷穀」，能夠使人「不迷」。汪紱除了重複郭注，皮可以作紙，更進一步說明：

其花四照，言光艷也。《離騷》曰，若木華赤，其光照地。若木亦桑類，穀亦似桑，不花而實，實似葚而大，色赤如花也。此蓋亦穀類，但黑理為異耳。（第 11 冊，頁 468）

汪紱也特別強調桂皮可以入藥：

《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案，桂有數種，有葉似枇杷，長尺餘，廣數寸者，有葉似柿葉者，其皮甘辛而香，皆入藥用。所謂肉桂、菌桂也，今出廣西桂林以西南及蒙自及交趾國，甚珍貴。又有葉似凍青者，曰巖桂，即木樨也，中國皆有之。（第 11 冊，頁 467）

認為柿葉、桂皮都可以入藥，可能是當時習見的，當今的中醫，也以桂皮活血去瘀、健胃、通經脈，但汪紱並未進一步說明入藥可以治療何種病症。

《說文·辵部》云：「迷者，或也。」《說文·心部》則云：「惑，亂也。」由《說文》的解釋看來，「惑」與「迷」的症狀殆有所近似，指的或許是心神混亂，特別的是，迷穀以迷為名，卻有祛除迷惑的功效。

吳任臣、汪紱圖本皆將迷穀與狴狴置放於同一版面。吳任臣本的狴狴是人形，

背後有很長的毛髮，直垂至小腿，且有一大一小，大者一手持一帶葉的細枝，上有兩個小果實，應就是迷穀，另一手則牽著年紀、體型較小的狢狢。汪紱似圖本的狢狢，則是通體絨毛的猿猴形貌。汪本所繪，特別表現經文中狢狢的「白耳」，且也十分符合郭注的「禺似獼猴而長，赤目長尾。」狢狢背後有一株樹，有葉有實，汪紱有小字標明即是「迷穀」。(圖 6)



圖 6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除了迷穀以外，〈南山經〉還提到了「惑」的癥狀，要藉由佩戴灌灌鳥來避免，汪紱特別強調，嶺南多這種異鳩，他將〈南山經〉中的植物或動物都標明地理位置。(第 11 冊，頁 472) 汪紱在許多注解中，都結合地理知識，且或由於汪紱曾在閩南地區坐館授課的經驗，其注解中時常出現閩粵的風物，當中也不乏有關「臺灣」、「澎湖」的傳聞。〈中次十二經〉云「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汪紱注云：

雲山，蓋雲澤之上之山也。南方有筴竹，大者圍二尺，長三四丈，實中而勁，有毒、多刺，甚銳。以刺虎，中之即死。今廣中及海南皆有之，又曰篋筴竹，臺灣種此以當郡城，然此雲山尚在江北，蓋物產亦有興廢。(第 12 冊，頁 281)

篋筴竹應即「思勞竹」，查索典籍，則其特徵與汪紱所記有所不同。《古今圖書

集成·博物編·草木典》引嵇含《南方草木狀》云：「箠筳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麤澀，以鎊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³³若據《南方草木狀》，箠筳竹直徑小但質性堅韌，能傷犀牛、大象等大型動物，但此竹應無毒性。

汪紱提到臺灣以此作郡城的防護措施，或有其根據，但其說解將《山海經》的紀錄與日常生活的植物相對應，又混雜桂竹與箠筳竹兩種不同竹子的屬性，加上對箠筳竹巨大外型、猛烈毒性的描述，使得見於廣中、海南、臺灣日常生活的箠筳竹，也略帶有傳說的色彩。

〈南山經〉之首有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石」，汪紱云：「廣之南及閩之澎壺島中皆多產異石。」（第 11 冊，頁 471）又，〈東次三經〉有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其獸多麋鹿。」汪紱曰：

菌，蕈也，海中如綸綬之屬。今之紫菜、石花、牛毛、海帶、海苔之類皆菌蒲屬也。今東海如日本、琉球、台灣、呂宋諸島中，每多麋鹿及海菜、桃李。又東海度索山之桃亦在海中也。不曰碧陽之水出焉，而曰其上有水出焉曰碧陽，見碧陽之水只在此山中，在海中無他注也。鱣，黃魚也。其夾背有鱗甲一路，其身無鱗，其首似龍，其色黃，其骨脆輒可食。重者千斤。鮪，鱈魚也。似鱣而長，鼻如鐵兜鍪，無鱗，其骨亦脆輒可食，一名鮪鱈。（第 12 冊，頁 163-164）

汪紱對個別的症狀，有時會有出人意表的詮釋，如〈中次七經〉：「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汪紱注「不惑」時，並不訓為「迷惑」，「此今密蒙花也，治目疾。」汪氏以當時實際為人使用的藥草回推，論斷「惑」的症狀是一種眼疾。汪紱《醫林纂要探源》云密蒙花「性寒，葉似冬青，冬不凋，花繁密蒙茸，故名」，能「緩肝涼血，專主明目。」³⁴

³³（清）陳夢雷編纂：〈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一百六十八卷·竹部〉，《古今圖書集成》第 54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1772-1773。

³⁴（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 282。

然而，參考《說文》或其他注家的資料，或者單從惑的字形結構看來，我們似乎很難肯定汪紱認為「惑」是眼疾的說法。

（二）憂懼與夢魘

除了迷、惑、蠱這類外力控制人心神的症狀已外，《山海經》中屢屢出現的，還有「勞」的症狀，〈南次三經〉云：

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蓉，可以血玉。

關於「勞」的解釋，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引高誘《淮南子·精神訓》的注解云：「勞，憂也。」（頁 269）《山海經》中寫到能夠「不勞」的靈物有很多，〈西次三經〉有異木，果實如桃，樹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另有一種蕒草，「狀如葵，其味如葱」，同樣也是「食之已勞」。許慎《說文》云：「用力者勞。」對照而言，是否用力勞動會使人憂慮？不勞則不憂。

〈北山經之首〉的芑湖之水中多儵魚，「食之可以已憂」。王崇慶曰：「若夫七情有憂，非若疾之，或可免也，而曰食之已憂，無乃未可憑乎？」（第 2 冊，頁 59）吳任臣《廣注》云：「《圖贊》曰：汨和損平，莫慘於憂。詩咏萱草，山經則儵。壑焉遺岱，聊以盤遊。《宛委餘編》曰：儵已憂，鰈已狂。吳淑〈事類賦〉：鮒唯宜暑，儵可忘憂。」（頁 353）汪紱對此僅提到字音：「儵音由。」（第 12 冊，頁 85）

〈中山經之首〉的鬼草，「服之不憂」。憂者何事？憂從何來？勞可能致憂，不憂者卻不限不勞一事。

〈中山經之首〉又有可愛的朏朏獸，「養之可以已憂」。吳任臣《廣注》云：「《駢雅》曰，朏朏、蒙頌，皆狸屬也。《麟書》云，安得朏朏與之遊，而釋我之憂。」（頁 438）汪紱特別強調「蓄之使人解憂也」（第 12 冊，頁 182），朏朏似是一種可養作寵物的動物，對於憂慮的治療效果，和其他服食的方法一樣好。而汪紱似也把朏朏畫成一隻體態小巧、毛茸茸，拖著長尾巴的療癒解憂的小動物

模樣。(圖 7)



圖 7 朏朏

「憂」的情況在《山海經》出現得很多，能夠治療的靈物，有的需要食用、有的需要佩戴，或者像朏朏獸一樣須加以飼養。如同畏、惑、迷一樣，憂是一種抽象的情緒，《山海經》寫抽象的情感困擾的方式多過於實際的肉體病痛，而治療的方式更傾向於弗雷澤所提出來的「順勢巫術」或「模擬巫術」。³⁵

對古人而言，「畏懼」也是需要克服的病，部分的靈獸與靈草，便被敘事者賦予「使人不畏」的功能，如〈南山經之首〉的獬豸：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獬豸，佩之不畏。汪紱注曰：「獬音博，豸音施，一作隄。佩不畏，使人大膽也。」（第 11 冊，頁 471）

〈西山經之首〉：「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蜚，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郭注：「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云：「以羽毛置諸衣中，則不畏雷霆。」³⁶汪紱注曰：「梟或作橐蜚，音肥。凡蟄類皆夏見冬蟄，此鳥獨冬見夏蟄，故服其毛羽能不畏雷也。」（第 12 冊，頁 9）

汪本的橐蜚圖，對奇鳥的毛羽描繪，筆觸非常細膩，可以見到毛色的變化，與《廣注》的版刻圖像相比，汪紱繪本似表現出更立體的韻致。（圖 8）汪紱的《山海經》著作在其身後一直深藏篋中，出版得非常晚，光緒年間出版時，已有近三分之一的手稿遺失。由於時至晚清，西洋的技術輸入中土，汪紱後人選擇以最新引進的石印技術出版手稿，汪紱與眾不同的《山海經》繪本之原貌方得以保留。

³⁵ (英) 弗雷澤著：《金枝》（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年），頁 21-57。

³⁶ (明) 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2 卷（北京：中國書店，2013 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文會堂《格致叢書》刊本），筆者所見藏日本東洋文庫。



圖 8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中次三經〉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郭注：「不畏，不知恐畏。」吳任臣《廣注》引劉會孟評曰：「雷之形亦如彘形」。（頁 449）汪紱則云：「使人大膽也」。（第 12 冊，頁 194）

可以注意到，提到「不畏」的其中兩條經文，指的竟然是對雷聲的畏懼。〈中次七經〉還講述另一種紅葉紅花不結果的植物，服之者「不霆」：

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

不霆義近於「不畏雷」，郭璞注云：「不畏雷霆霹靂也。」汪紱注云：「此草初生先作穗，卻著葉，花生穗間。」說解嘉榮草的習性，卻未對「不霆」加以說解。（第 12 冊，頁 224）

伊藤清司提到，「橐𦉳」二字的讀音，使人聯想到拉風箱吹火、以及鐵水冒出的爆音，這些聲音都與雷聲相似，大概因為這樣的聯繫，敘事者才將橐𦉳視為能夠避雷的厭勝物。⁶⁷

《山海經》中還提到了「厭」，〈西次三經〉有一種三頭六尾的鵠鯨鳥，能

⁶⁷ （日）伊藤清司，劉擘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頁 122-123。

夠使人「服之不厭」：

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駮，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汪紱注曰：「鵠音猗，駮音餘，厭當作魘，夢魘也。」（第 12 冊，頁 50）「厭」是否為「魘」，郝懿行有不同的看法，郝氏云：「厭俗作魘，非。《倉頡篇》云，厭，眠內不祥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楚人謂厭為昧，是則厭即昧也，故經作不厭……《春秋繁露·郊語篇》云，鴟羽去昧，昧亦作眯，是也。」³³（頁 327）

鵠駮是三首六尾的怪鳥。《廣注》本鵠駮三首長腿，長尾下垂，斂翅而行，形象宛若家禽；汪紱本的鵠駮則展翅飛翔，三頭下探，是猛禽搜索獵物、隨時準備下撲的凌厲模樣。與《廣注》圖本鵠駮細脖頸凸顯三個鳥頭相比，汪紱本鵠駮的三個鳥頭畫得非常小，個別的頭與鳥身不成比例。（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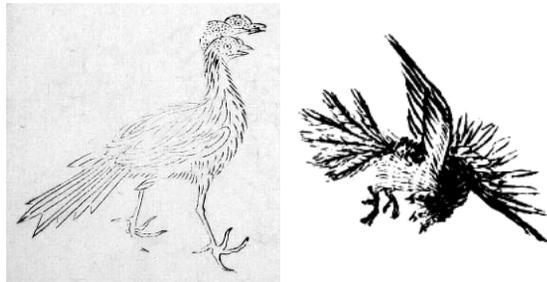


圖 9 左為《廣注》本，右為汪紱本

（三）癡與愚

〈北山經之首〉的白鵠鳥，「食之已噎痛，可以已癩。」郭璞說癩是一種癡病。汪紱曰：「鵠音夜，噎音隘，癩音掣。白鵠，白鷗之類。噎，咽也。癩，癡病也。」（第 12 冊，頁 86）〈北次三經〉有人魚，「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汪紱注云：「人魚似鮎而又似人，廣中亦有之，謂之海婦人，此以有音為

³³ 郝懿行認為厭與「昧」、「眯」皆是同義，此與汪紱對不眯的解釋不同，說詳前文。

異。」（第 12 冊，頁 117）郝懿行很肯定《說文》的說法，癡，不慧也。（頁 351）癡病就是不慧，不聰明，與愚近似。

「遺忘」似乎也都是造成古人困擾的「病」，如〈中山經之首〉的橢木，「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棟，服之不忘。」汪注：「橢音歷，棟音煉。棟木似槐，子如指頭，色白而黏，可搗以浣衣，服之益腎。此服之不忘，謂令人健記，蓋亦棟類也。或作簡，非。」（第 12 冊，頁 180）

健忘之外，「愚笨」也為人所不喜，〈中次七經〉有能夠「食之不愚」的蔞草：「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蓂蓂，食之不愚。」李蕃《箋釋》曰：

〈蔞草贊〉：「蔞草赤莖，實如燕蓂，實之益智，忽不自覺。」按，盧循以益智餉慧遠，又以益智粽餉劉裕，裕報以續命湯。世有此賊，屢辱益智之語，乃是藥中益智子，未必是蔞草也。³⁹

李蕃所引用蘇軾之語，典出《蘇沈良方》，蘇軾原文云：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其上中亦如之。大吉則實，凶歲皆不實。罕有三節竝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於藥者乎？其得名也，豈以知歲也耶？今日見儋耳圃儒黎子雲言候之審矣。⁴⁰

汪紱的注解特別留意到經文「實如蓂蓂」的說法。汪紱不同意《山海經》的說法，注云：「蔞音剛，此草一名益智，然與蓂蓂不甚相似。蓂蓂蔓生柔弱，葉亦頗似葵，實作穗生如瑣瑣葡萄，其實青黑。」（第 12 冊，頁 226）汪紱《醫林纂要探源》中提到「蓂蓂」性「溫」、「益肺」：「似葡萄而小，藤蔓輭細如草，則異

³⁹（明）楊慎補注，（明）李蕃箋釋：《山海經箋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 年，《山東文獻集成》第 2 輯第 26 冊），頁 769。

⁴⁰（宋）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卷 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638。

葡萄之粗硬而有刺。」⁴¹

從蔞草、蓼藎的例子，可見到《山海經》中的名物，到了明清以後，仍在日常生活中流傳運用，或者又與汪紱所認知的，同名而異實。但作為注解者的汪紱未曾深究名與物之間錯落變化的可能性，仍將自己掌握的藥草知識，與《山海經》相結合，甚至由自身的本草知識出發，提出自己的見解。

五、與愛戀和生育有關的動植物

除了有關身體與心理的病症，《山海經》還屢見「嫉妒」的消解方式，以及能夠助孕和避孕的靈物。

〈南山經之首〉記載類獸，「自為牝牡，食者不妬。」汪紱注曰：「類或作沛，莊子云，類自為雌雄而化。李時珍云，見有作《二十八宿圖》者，其心月狐具雌雄二器。《離騷》有乘赤豹、驂文狸之句，或此類也。或云，今貍豬亦自為牝牡。」（第11冊，頁471）

又提到〈北次三經〉有種黃鳥，「食之不妬」。郝懿行《箋疏》案曰：

《周書·王會篇》云，方揚以皇鳥。《爾雅》云，皇黃鳥，蓋皆此經黃鳥也。郭注《爾雅》以為黃離留，誤矣。俗人皆言黃鶯治妒，而梁武帝以倉庚作膳，為郗氏療忌，又本此經及《爾雅》注而誤也。（頁377）

汪紱在黃鸝鳥有療妒之效的傳說上大做文章，汪注云：

此當在彰德西矣。案，經書所稱黃鳥，鸝也，一名倉庚，今謂之黃鶯。醫者言食之可以療妒，然此鳥不似梟，亦不白首，鳴亦非自叫。（第12冊，頁123）

⁴¹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249。

汪紱《醫林纂要探源》則云，鶯「令人相愛，止妒」。汪紱又云，「取鶯鳴求友之意。色正黃，故名黃鳥，兩兩相麗，故曰黃鸝，翼有黑羽間之，望之蒼然，故又曰鶯鶯。春出秋蟄，益有得於氣化之和，故能療妒。」⁴²

另外，在秦室之山的栟木，也能「服者不妬」，可見妒嫉的情緒人皆有之，而治療妒病的方法也所在多有，食獸食鳥可以不妒，當然植物也行。

「嫉妒」的情緒，與情人間的相愛悅戀，甚至婚姻、家庭生活有關。王崇慶曰：「食類者不妬，安得遍令妬婦與忌臣食之。」不只是借助靈獸靈草來消除難解的「嫉妒」之情，《山海經》的記述，還牽涉了對容貌美醜的關心，有數種靈草及神奇的空間，能夠對改善容貌、個人魅力。如〈中次三經〉記載，青要之山，宜女子。汪紱則云：「言居此山者多好女也。」（第12冊，頁193-194）

〈中次三經〉提到，多美人的青要山上，也有能夠「美人色」的荀草：

有草焉，其狀如葦，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蘘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吳任臣《廣注》云：

《一統志》：「青要山有草，黃華赤實，服之益人色。」徐炬《事物原始》云：「美顏多食青要草」即此也。《圖贊》曰：「荀草赤實，厥狀如管。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媚三遷。」（頁448）

汪紱注解道，「（荀草）此亦蘭蕙之類也。蘘本，似芎藭而香不足，其莖似香薷。美人色，令人色美也。」（第12冊，頁194）

除了青要山和荀草以外，〈中次七經〉姑媯山上由帝女尸化成的葦草，服用以後則能夠「媚於人」，經云：

⁴²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頁302。

姑媯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薺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

明代李蕃《山海經箋釋》曰：

《楚國先賢傳》靈芝下有媚草，服之則于夢期，故亦曰夢草。南方草木狀媚，草上有蟲，老蛻為蝶，女子藏之，為夫所憐。《洞冥記》：服簷草者媚于人，服細鳥之皮者，為男子所媚。（夢草晝入地，夜復出，似蒲色紅）按，《洞冥記》、《酉陽雜俎》皆有夢草。《北戶錄》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則相媚。又有榼子草，蔓生，取其子中仁帶於衣，令人有媚，多迷人。《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之者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湖廣通志》：靖州綏寧有夢花，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線，有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即寤。⁴⁹

吳任臣《廣注》云：

《搜神記》曰：「舌堙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恆媚於人焉。」《圖贊》曰：「薺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又《楚國先賢傳》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亦此類也。李時珍曰：「嶺南無風，獨搖草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陳藏器云：『帶之令夫相愛。』」此與薺草有類，豈一物也。（頁 474）

⁴⁹ 李蕃為明代人，《明清進士錄》記載：「（李蕃）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三甲二百三十四名進士。官御史，進太僕寺卿，為魏忠賢心腹，魏黨排擠忠良，多其代草。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真定，呼忠賢『九千歲』。忠賢敗，被劾罷。」見潘榮盛主編：《明清進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647。

汪紱注同樣沿用了部分郭璞的說法，但又加以擴充，其注曰：「蓄音遙。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菟丘，菟絲也。服之媚於人，言為人所媚悅也。此草一名荒夫草，此如虞姬化為虞美人草。女子懷人，滴流化為秋海棠之說。」（第12冊，頁221-222）荒夫草見於郭璞注，而虞美人草、秋海棠之說則出於小說與街談巷議，是其他注家所未曾提及。

傳宗接代一直是古代中國人最在意的問題，《山海經》多次提到具有「宜子」功效的靈獸與靈草，如〈南山經之首〉：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頁247）

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人寢其皮，則宜其子孫。」郭璞說「佩其皮尾，子孫如雲。」吳任臣的《廣注》則提到，崇禎時，鹿蜀見於閩南崇德。自古以來，鹿是強精藥物之最，民間更相信，鹿茸是能使人永保青春和女人產後恢復體力的妙藥。麝香鹿之類，對婦女分娩有催生、順產的特效。伊藤清司認為，或許柵陽山的鹿蜀具有麝香鹿的性能，類比之下，婦女們便以之為巫物，無子者帶在身上以求生子，孕婦帶在身上祈求分娩平安。誰也不可能把整隻鹿帶在身上，大概只是取其一部分皮毛帶在身上而已。後世中醫之所以把鹿角、鹿茸作強精劑和產婦良藥，可能也來源於這種巫術性的習俗。六朝時代，民間盛行一種產育巫術，這種巫術佩帶一種叫鹿蔥的巫物。鹿蔥別名叫萱草，是一種開花植物，求子的婦女把它作為符咒帶在腰上，據說可以懷孕，而且必生男兒，因此俗稱宜男草。曹植曾作〈鹿蔥頌〉，詠的即是此草的致孕功能。鹿被稱為「陽獸」，「鹿蔥」這一名稱或許與此有關。⁴⁴

吳任臣本的鹿蜀，有如一身帶虎文的馬，汪紱鹿蜀圖則遊走在馬、虎二獸的特徵之間。可以注意到，汪本的鹿蜀四足不是蹄而是虎爪，胸腹渾圓，實是將馬首嫁接於虎身。有趣的是，汪本鹿蜀有一條馬尾巴，但這條馬尾巴，卻如犬科、貓科的尾巴般高高舉起。（圖10）

⁴⁴ （日）伊藤清司著、劉擘原譯：《《山海經》中的鬼神世界》，頁105-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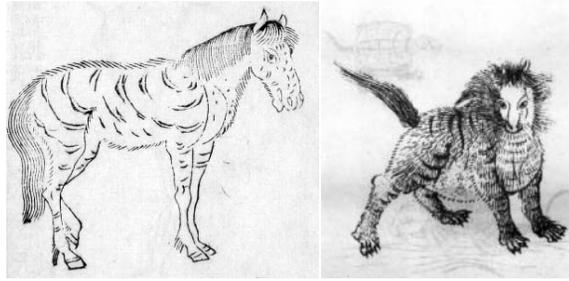


圖 10 左為《廣注》圖本，右為汪紱圖本

〈西次三經〉：「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中次三經〉也說到一種鳩鳥，「食之宜子」。對《山海經》的敘事者而言，或許不只有「生子」是問題，不斷的懷孕生產，也造成困擾。《山海經》中，尚且記述了使人「不孕」的墮胎草藥，〈西山經之首〉的萇蓉草，「食之使人無子」。伊藤清司提到，人們可能因為萇蓉只開花不結果的特性，聯想到其作為避孕藥物的效果，是「感染巫術」思維的展現。⁴⁵鹿野忠雄曾在其田野調查報告中寫及蘭嶼達悟族婦女的避孕方式。達悟族婦女會用一種臭氣很強的草花作為墮胎的符咒，當她們不想懷孕時，就摘取這種葉子以火烤乾，在下腹部或背部施加咒術。⁴⁶汪紱對好幾則的「宜子孫」記載，完全不置一辭。

〈中次七經〉也有服之不字的黃棘木：「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郭璞注：「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郭璞並有《圖贊》：「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汪紱注曰：「不字，不生子也。」（第 12 冊，頁 222）王崇慶曰：「至若夢蘭而得之，古固有之。此曰服之不字，恐其非常聞也。」（第 9 冊，頁 153）這個避孕的藥方到底是佩戴花葉或吞吃果實？郭璞倒是說的比較清楚，「黃棘是食」，可見是吃食果實的。

⁴⁵ 同前註，頁 108。

⁴⁶ （日）鹿野忠雄：〈紅頭嶼ヤミ族の出産に關する風習〉，《南方土俗》第 5 卷第 3/4 號（1939 年），頁 6-17。

六、結語

《五藏山經》中有非常多關於疾病醫療的記載，郭璞的注解都非常簡略，有些甚至直言「不詳」。郭璞以後的注家、評論家均嘗試對郭璞的注解進行補充，但對「民俗醫療」方面的注解卻相對罕見。宋元之際的劉會孟花許多心力進行《山海經》評點，但用力較深的，是寫作者筆法的賞析和作為遺民讀者內心塊壘的抒發，幾乎不及於《山海經》中的醫病書寫⁴⁷；明代的王崇慶注意到《山海經》中許多具有神奇療效的藥物、靈獸，但王氏以理學家的立場出發，其討論時常以「理」判斷藥效靈能的「理有」或「理無」；清代吳任臣著作《山海經廣注》時，蒐集了大量的資料，彌補了郭璞注解簡略的缺憾，《廣注》引用了大量小說類志怪搜奇的文本，甚至運用西洋傳教士引進的最新資訊，卻在面對《山海經》中醫療與疾病的書寫時幾乎都沿用郭璞的注解和《圖贊》。

祝平一提到，明、清的醫者大概可分為一般坐館的醫生、走方醫、女性醫療者和宗教醫療人員。但這些範疇很難有明確的界限，因為任何人皆可隨時宣稱自己是醫生。一般的醫生除來自家傳世業外，不少是科舉的挫敗者。尤其在明、清改朝換代之際，許多前途茫茫的讀書人選擇了以醫為業，增加了醫師的短期供給。⁴⁸

梁其姿的研究指出，明清以來任何一位識字的人，不管有無好的理由，都可藉由研讀簡易入門書而接觸到相當的醫學知識，並在生病時應用這些知識。⁴⁹關於梁其姿所提到的「簡易入門書」，明清以來大量發行、流通的「日用類書」、「萬寶全書」扮演了重要的腳色。汪紱在《山海經存》一書的民俗醫療描寫，或表示當時的社會氛圍。

吳蕙芳則提到明清兩代日用類書中，關於醫療門類收入內容的特色與差異。

⁴⁷ (宋) 劉會孟：《評山海經》（湖北：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啟閻光表校本）。

⁴⁸ 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近史所研究集刊》第 68 期（2010 年 6 月），頁 8。（DOI:10.6353/BIMHAS.201006.0001）

⁴⁹ 梁其姿著，蔣竹山譯：〈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法國漢學》第 8 輯（2004 年），頁 169。

參照吳蕙芳整理的日用類書內容對照表，「養生保健與醫療衛生」項目中，收入的門類從「養生、醫學、種子、祛病」、「養生、武備、種子、祛病」四門逐漸縮減，最後僅剩下「種子、祛病」兩類。綜觀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有關身體健康的內容可分保養、健身、醫療及祛病四部分，不論是消極性的保養、積極性的健身，及患病後的診治，都包括正規的醫療與民俗性質的祛病等內容。⁵⁰明代建陽的日用類書至清代的各種版本，始終保有民俗醫療的專門類目介紹。

與其他注家相比，汪紱的《山海經存》很明顯的展現治學方法和個人學術面向的獨特性。汪紱引用各式醫書與民俗療法的資料與《山海經》的內容互證，同時不排斥道聽塗說的鄉野奇譚，這可能源由汪紱非典型文人的成長背景，在其學術養成的過程中，吸取不同的養分，這是汪紱《山海經存》的引人入勝之處，他強調有些植物可入藥，卻未細寫治療何病？又大談有些植物可解毒，像似一位權威的中醫，能開各種各樣的藥方。

《山海經》據說能發揮療效的動植物，有關於皮膚的，有關於耳目器官的，有關於各種情緒的，或者是與愛悅、生育相關的，癡愚、中暑、發狂、皮膚的腫脹、記憶力的加強等各種身心創傷，無一不涉及。而汪紱在《五藏山經》中除了對疾病、症狀或養生保健的動植物加以演繹，也對動植物的形體、特徵進一步刻劃，並強調其分布區域，可見其博覽的治學態度，其中又不乏炫學的味道。

有些《山海經》中未提到的植物療效，只出現在汪紱的《山海經存》中。〈西山經〉隸次之山，上多「棫樞」，汪紱注云：「棫，白椴也。叢生、細葉，子如櫻桃可食，其核仁入藥。」（第 12 冊，頁 8）〈北山經〉又有茈草。汪紱注云：「茈草如蘭而赤，可染。西北人取其汁為胭脂，疑此山即匈奴之燕支山也。今在山丹西北。」（第 12 冊，頁 88）〈北次三經〉繡山，上又有玉、青碧，其木多栲，其草多芍藥、芎藭。汪紱注云：「芍藥似牡丹，其花香而色麗，其根入藥，或以為辛夷，誤甚。」（第 12 冊，頁 125）〈中次二經〉菱山上有木，「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汪紱注云：

⁵⁰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上冊（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頁 206。

芒音亡，此即鼠苒也。蔓生而略似木形，葉略似棠梨之類而葉下有赤文，其莖根亦有赤色，大毒，能殺人，亦可制以治風痰之疾，中其毒者，甘草、菜豆、童便可解之。（第12冊，頁188）

《山海經存》還關注到禦寒之物，〈中次七經〉敏山上有木「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薊柏，服者不寒。」汪紱注曰：「言能耐寒也。」（頁486）汪紱《山海經存》的圖像，與此前多種《山海經圖》所呈現出來的效果非常不同。《山海經存》描述了極多有巫術作用的植物，但在他親繪的圖本中，只有〈南山經〉的迷穀一種植物，而食用、佩戴後有醫療民俗效果的動物，汪紱皆工筆為之繪製圖像，這些動物圖像栩栩如生，比如宜子孫的鹿蜀、服其毛羽能不畏雷的橐蜚，汪紱將橐蜚一足挺立，渾身毛羽蓬鬆的模樣畫得非常傳神，顯示出繪畫的功力。汪紱圖本頗有可觀，對鳥類圖像的繪製更加出眾，這應也來自其長年當畫瓷匠人的底蘊積累。《山海經存》的圖像以「石印」的手法原貌呈現，汪紱對於人、獸、禽鳥的刻畫，較之其他流行的《山海經圖》版畫，表現出更多對於肌理、紋路、毛髮、表情上的描摹。

《山海經存》使用的語彙，偏向口語，取用的資料，也多出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罕見引用其他文獻。曾為社會底層的景德鎮畫瓷匠人，汪紱的《山海經》注解，反映了庶民閱讀《山海經》的興趣和品味。從汪紱編纂《醫林纂要探源》一書，可看出他對疾病、醫療的興趣，而出自庶民階層的身份，更讓他理解醫療民俗在民間的流播。一般的注家雖對《山海經》中的病症療效有各種解釋，汪紱的說解描摹卻更加深入，能以他編纂的醫藥書籍互相印證，自成一家。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年）。

（漢）張仲景著，劉藹韻校注：《金匱要略校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宋)蘇軾、沈括：《蘇沈良方》（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宋)劉會孟：《評山海經》（湖北：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閻光表校本）。
-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影印明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2輯第8冊）。
- (明)楊慎補注，(明)李蕃箋釋：《山海經箋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山東文獻集成》第2輯第26冊）。
- (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文會堂《格致叢書》刊本）。
- (明)李時珍著，劉衡如等校注：《本草綱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清)吳任臣撰：《山海經廣注》（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康熙年間刻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2輯第1冊）。
-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影印光緒二十三年江蘇書局刊本，《叢書集成三編》第100冊）。
- (清)汪紱：《山海經存》（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影印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石印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6-7卷）。
- (清)汪紱：《山海經存》（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影印光緒二十一年立雪齋石印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2輯第12冊）。
-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影印清嘉慶年間刻本），《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2輯第5冊）。
- (清)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臺北：自由出版社，1972年）。
- 呂子方：《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

- 張步天：《山海經解（上）》（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
-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潘榮盛主編：《明清進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日）伊藤清司著，劉曄原譯：《《山海經》的鬼神世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 （英）弗雷澤著：《金枝》（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
- （二）期刊論文
- 江凌圳：〈《醫林纂要探源》版本考證〉，《浙江中醫雜誌》第51卷第1期（2016年1月），頁67-68。
- 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近史所研究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頁1-50。（DOI: 10.6353/BIMHAS.201006.0001）
- 梁其姿著，蔣竹山譯：〈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法國漢學》第8輯（2004年），頁155-179。
- 張珣：〈「醫病也醫命」：民俗宗教的醫療行為及其概念〉，《臺灣文獻》第62卷第1期（2013年），頁97-125。
- （日）鹿野忠雄：〈紅頭嶼ヤミ族の出産に關する風習〉，《南方土俗》第5卷第3/4號（1939年），頁6-17。

Folk Medicine in Wang Fu's “Shan Hai Jing Cun” —— Centered on “Wu Zang Shan Jing”

Lu, Yi-L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cholars i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Shan Hai Jing Cun”, Wang Fu divided “Wu Zang Shan Jing”, into five chapters, combined “Hai Wai Si Jing”, “Hai Nei Si Jing”, and “Da Huang Si Jing” into three respective chapters, and made the fragmented chapter of “Hai Nei Jing” into one chapter. Therefore, there are nine chapters in total.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 Wang Fu arranged corresponding illustrations in between. According to the epilogue by Shi Qing-Lai, Chapters 6 and 7 of the surviving manuscripts had been lost. It is Yu JiaDing and Ja MeiKe who mended the illustrations afterwards.

In “Shan Hai Jing”, lots of maladies were described, including scabies, hearing loss, dizziness, and stomachache. There were also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maladies such as depression, panic disorder, confusion, and even issues like wishing for conception or birth control. The remedies for the conditions above surely vary: from wearing and smearing something on the body to taking certain animalistic or vegetative substance. There is no lack of some holy-grail skincare ingredients and herbs that make women more attractive to men.

The “depression” was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Shan Hai Jing”, and it has to be cured through wearing or eating animals or herbs, or keeping a beast called “fei-fei.” Like fear and confusion, depression is one of abstract emotions. In “Shan Hai Jing”, abstract emotions were discussed much more than physical pain. The remedy for those mental conditions tend to be “sympathetic magic” or “imitative magic” proposed by Frazer. Wang Fu often used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o discuss the spiritual herbs in “Shan Hai Jing.” Perhaps, he found two works similar and comparable. However, most of the herbs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have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whereas the effects of the beasts and herbs in “Shan Hai Jing” appear to be within the scope of witchcraft.

Wang Fu also expressed his feelings through “Shan Hai Jing Cun”, which is irrelevant to scholastic textual investigation. There are nearly two hundred illustrations in the book, which fully show his great skill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accumulated as a porcelain painter in Jingdezhen (porcelain capital of China). Wang Fu depicted lively various birds, beasts, fish and turtles that can cure depression, fear, confusion, swelling and scabies, giving a mystic air of witchcraft healing.

Keywords: Wang Fu, “Shan Hai Jing Cun”, “Shan Hai Jing”, Folk Medicine